
寶島蓮華

——百齡陳淦寶蓮女士訪談錄

訪問 / 陳鳳慶*

記錄 / 陳鳳慶

時間 / 民國 111 年 9 月 11 日及 11 月 13 日、112 年 1 月 26 日

地點 / 桃園市桃園區北新街陳宅

陳淦寶蓮女士(1924年2月12日~2023年1月31日)，其一生經歷豐富，洵為臺灣日治昭和時期職業婦女之縮影與見證者，遂特予訪談。她係桃園南門人，桃園第一公學校畢業，獲老師推薦至桃園郡役所警察課擔任電話交換手(總機)，因績優陞為正式職員。1943年半工半讀通勤，就讀臺北齊藤產婆講習所結業，即通過臺灣總督府產婆筆試，1945年2月8日與同事大園庄竹圍人陳曾條結婚。婚後3天丈夫接獲特別召集，至屏東林邊服役。她大官(ta-kuann，丈夫的父親)陳再添為竹圍殷實米穀販賣業者，且經營舂米所(tsing-bi-sóo，碾米廠)、雜貨行、貨運及農耕等事業。遂辭公職由桃園至竹圍協處家族事務，前後在鄉14年；1959年因家族拓展貨運等業務需要，再搬遷至桃園迄2023年。

* 本文作者陳鳳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專門委員、合作經濟季刊兼任總編輯。

一、我的家庭

阮阿母游鴛鴦住在桃園街的南門，阿爸涂火文是阿母「招入娶出」¹ 招的翁婿。阿母很愛清氣（tshing-khi，乾淨），特別將稻草燒成灰，再用草仔灰擦拭桌椅，木頭都被洗刷的白雪雪。日本警察來查戶口的時陣，攏因為真乾淨而歹勢坐下來，經過再三的邀請，才拍一拍褲子勉強坐下來。厝裡的田地大約只有兩、三分地，我阿姑還有一半的所有權。阿爸除了替人染布，還將染好的布擔出去賣；而且兼作土地買賣的中人，若作成交易，暗頭仔（àm-thâu-á，傍晚）轉來的時，就買幾粒糖仔，恰（kah，和、與）用扁擔吊一寡（tsit-kuá，一些）豬肉回來加菜，這是厝裡大大小小尙歡喜（siāng-huann-hí，最高興）的時陣。

我出世（tshut-sì，出生）於日本大正 13 年（1924 年、民國 13 年）2 月 12 日，現在的桃園市桃園區南門里，為家裡的長女。阿母產前夢著蓮花開在水池中，阿爸就把我號名叫「寶蓮」。我到桃園第一公學校² 讀冊時，還需幫忙各種家事，家中子女 9 人。阿爸講：「錢銀要儉儉仔用！」攏叫我們卡早去暍，這

-
- 1 招入娶出：在男女議婚時，雙方先講明（有些人還立約）入贅之年限，等到約定的年限一到，贅婿就可以自主決定後續之去留。
 - 2 桃園第一公學校：即今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前身，坐落桃園區中心。明治 30 年（1897 年）10 月 1 日，於桃園文昌宮內設立臺北國語傳習所桃仔園分教場。明治 31 年（1898 年）10 月，獨立改稱桃仔園公學校。明治 38 年（1905 年）4 月 5 日，改稱桃園公學校。大正 10 年（1921 年）11 月，設立高等科。昭和 9 年（1934 年）3 月，因桃園第二公學校（今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設立，改稱桃園第一公學校，資料來源桃園國民小學官網。

樣才可以節省點油舉火 (iù-kiah-hué, 油燈) 的錢。我只好等到半夜, 才能蓋著棉被, 被邊留空縫 (khang-phāng, 空隙) 通風, 偷點燈讀冊。我在校時真用功, 聽先生 (sin-senn, 老師) 的話, 骨力拍拚佢同窗嘛攏好鬥陣 (tàu-tīn, 結伴) 作伙。我於昭和 12 年 (1937 年、民國 26 年) 3 月, 從桃園第一公學校本科第 33 回 (屆) 出業 (tshut-giap, 畢業) (詳圖 1、2)。

當時桃園郡管桃園街、蘆竹庄、大園庄、龜山庄佢八塊庄 (即今桃園市桃園、蘆竹、大園、龜山及八德等區, 詳圖 3), 桃園郡役所警察課挂好有電話交換手 (總機) 的缺, 請桃一公老師



圖 1、涂寶蓮於第一排右起第 8 位, 昭和 12 年 3 月攝於桃園第一公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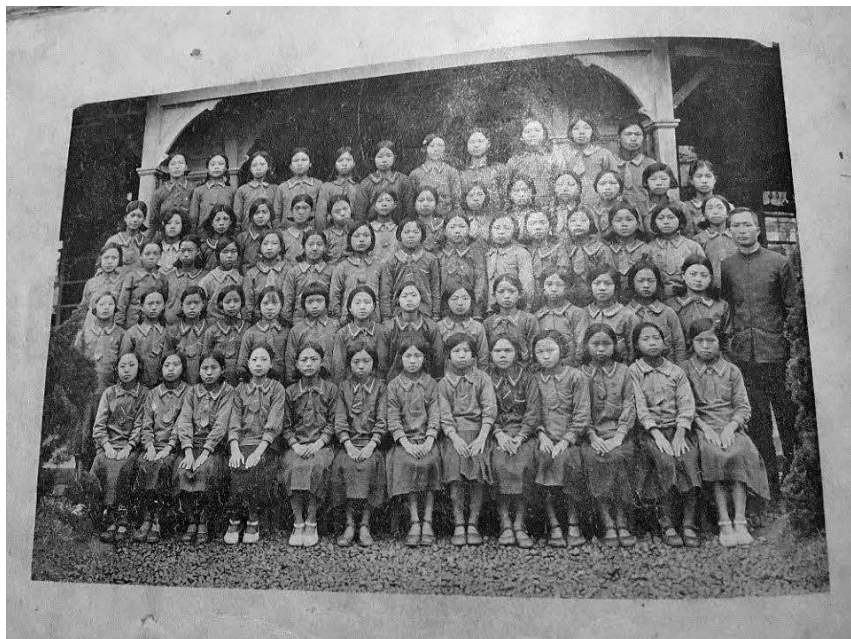


圖 2、桃一公畢業照，涂寶蓮於第一排右起第 1 位，攝於昭和 12 年 3 月。

推薦品行和功課攏好的畢業生。教我們的四位老師在畢業典禮後，從 64 位學生挑選，一致推薦我去應聘，當時我才 14 歲。

隔年阮阿母 38 歲生厝子，生產後 10 天感染月內風，不到 1 對時 (tsit tui-sī, 一晝夜、24 小時) 就往生。那時陣我才 15 歲，就開始以大姊若阿母的角色，擔當起照顧全家 9 個兄弟姊妹的重擔。因為，那當時厝裡實在是太散赤 (sàn-tshiah, 貧窮)，加上厝弟又需要食奶，實在無辦法，無奈之下，阿爸只好把伊 (i, 他) 送乎三角湧 (今新北市三峽區) 姓秦的人家作養子。

郡役所警察課位於現在桃園區中正路與中華路口附近，阮厝

二、職場歷練 按部就班

錄取報到的頭一天，我從桃園郡警察課大門行進去（詳圖4），只見門廳兩旁邊規（ku，整）排的武士刀，而且寒光爍爍，我著驚（tioh-kiann，受驚）拔腿就跑。跑回桃一公，向老師求援。三年級時教我的日本老師，伊翁拄好是警察課巡查部的部長，老師打電話請伊翁到大門口接我，這樣我才順利完成報到。

我擔任電話交換手時，佐藤喬本部長講：「只要你字寫得真娟，就可以考慮升為正式的職員。」因此，我每天不斷練習寫數



圖4、攝於桃園郡警察課及桃園街警防團本部前，涂寶蓮第二排左起第2位。

資料來源：涂寶蓮女士提供。

萬外 (guā, 餘) 字, 有紙練到沒紙可寫。兩、三年後不但字寫得真嫻, 而且因為工作態度佻成績優良, 得到頂司 (tíng-si, 上司) 的提拔, 調陞為正式職員 (詳圖 5、6)。我在行政系 (類似今之行政股) 服務, 經辦的業務是管理保甲、戲院、車輛 [含卡車、牛車 (當時也要掛車牌) 佻輕便車 (khing-piān-tshia, 台車)]、唱歌佻青燈戶等事項。

我在昭和 15 年 (1940 年、民國 29 年) 12 月 29 日, 參加桃園郡役所佻銀行所組成的團, 郡役所出人, 銀行出錢, 大家組團去大溪大橋下面的溪埔, 撿拾和鵝卵差不多大的石頭; 搬上去大卡車, 再運送轉來 (tíng-lái, 回來) 桃園, 用作當時公家重要建築的建材。警察課部長特別帶糖仔, 分送大家, 講食糖仔卡不

The screenshot shows the 'Taiwan Governor's Office Staff Record System'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interface. The search criteria are: '不限欄位=涂氏 AND 不限欄位=涂氏寶蓮'. The search results table is as follows:

序號	姓名	日本紀年	西元紀年	單位名稱	官職名	頁碼	調閱影像	勘誤	延伸查詢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1 涂氏寶蓮	昭和十九年	1944	桃園郡役所警察課	雇	104			

Additional interface elements include: '名錄市', '檢視模式: 條列式 目錄式', '已選1筆 (上限300筆)', '查詢後分類' (Japan Year: 1, Official Name: 1), and '最多僅提供 50 筆'.

圖 5、資料來源：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昭和 19 年。

<p>新竹州(桃園郡、大溪郡)</p>		<p>○庶務課</p> <p>課長 大浦 德佐</p>		<p>○視學</p> <p>課長 重久 宮崎 徹雄</p>		<p>○勤業課</p> <p>課長 山近 文雄</p>	
		<p>大浦 德佐</p>		<p>重久 宮崎 徹雄</p>		<p>山近 文雄</p>	
<p>○技手</p> <p>關 振 正 帶</p> <p>宮 崎 末 雄</p> <p>田 原 則 隆</p> <p>轉 無 澄</p> <p>黒 田 春 美 治</p> <p>山 川 木 高</p> <p>島 林 茂 一</p> <p>中 川 則 行</p> <p>廣 村 哲 司</p>		<p>○警察課</p> <p>課長 鈴木 啓助</p> <p>中山 種 作</p> <p>西 川 敏 夫</p> <p>別 府 武 敏</p> <p>古 藤 三 平</p>		<p>○警務課</p> <p>課長 馬 野 光</p> <p>岸 野 純 一 郎</p> <p>中 西 直 康</p> <p>愛 甲 誠 次 郎</p> <p>廣 田 盛 男</p>		<p>○庶務課</p> <p>課長 高橋 惠子</p> <p>洪 氏 寶 明</p> <p>王 氏 雪 香</p>	
<p>○街長</p> <p>橋 元 三 (兼任)</p> <p>西 田 吉 之 助</p>		<p>○庄長</p> <p>瀧 竹 一 敏 下 俣</p> <p>大 團 一 敏 下 俣</p> <p>龜 山 一 敏 上 俣</p> <p>八 魂 二 敏 上 俣</p> <p>鈴木 保吉</p> <p>島 崎 鐵 次 郎</p> <p>原 田 登 次 郎</p> <p>伊 藤 米 吉</p>		<p>○大溪郡役所大溪郡大溪街(二)</p> <p>六等七級 郡守 正 新 田 定 雄 (三)</p>		<p>○警察課</p> <p>課長 富水 顯</p> <p>船 生 華 造</p> <p>山 田 法 仁</p> <p>亦 木 新一</p> <p>藤 谷 左 太郎</p> <p>平 川 隆 義</p> <p>金 田 清 正</p> <p>宇 島 典 明</p> <p>廣 永 美 光</p>	
<p>○地方理事官</p> <p>新 田 定 雄 (三)</p>		<p>○警察課</p> <p>課長 李 德 輔</p> <p>美 島 邦 彦</p> <p>溫 中 雲</p>		<p>○警察課</p> <p>課長 本 山 啓 一</p> <p>廣 村 啓 一</p> <p>李 德 輔</p> <p>美 島 邦 彦</p> <p>溫 中 雲</p>		<p>○警察課</p> <p>課長 限 河 伊 七</p> <p>岡 野 高 治</p> <p>菊 永 泰 藏</p>	

圖 6、資料來源：同上，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昭和 19 年(1944 年)，第 104 頁：「涂氏寶蓮/新竹州桃園郡役所警察課/官職名：雇/月三〇」。

累。我們也有攝影，就是那張「郡役所銀行所團勤勞奉仕作業記念」相片（siòng-phìn，照片；詳圖 7），乎大家當作紀念。

阮後生（hāu-senn，兒子）拿 1920 年 3 月份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所刊載的「日本國的臺灣」（詳圖 8）乎我看，雜誌報導當時臺灣的人力輕便車很普遍，但是大部分用來運貨及提供老弱婦孺搭乘，由於彼個作者講：曾經在桃園搭輕便車。雖然阮彼時北門已拆掉，但是那座建築就是日本兵的特約茶店（軍中樂園）；因此，我認為相片的城門應當是桃園的北門。日本籍頂司體諒我



圖 7、昭和 15 年 12 月 29 日，桃園郡役所銀行所團勤勞奉仕作業記念，

涂寶蓮於站立者第一排左起第 3 位。

資料來源：涂寶蓮女士提供。



圖 8、桃園北門城門及輕便車。

資料來源：「日本國的臺灣」，1920 年 3 月份美國國家地理雜誌。

還未婚，免進去檢查。所以，我不知道店內的隔間俗裝潢。而且我曾經焠（tshuā，帶、照顧）囡仔從北門口搭輕便車到南崁，然後再走回竹圍厝裡，大約要走 3 點鐘。

三、非常時期 空襲通報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烏雲籠罩臺灣，桃園郡役所為預備全體動員熱身的考量俗訓練大家，特別舉辦從郡役所騎自行車到海邊的竹圍漁港後，先繞去蘆竹的山仔腳（今外社）派出所，再轉回

郡役所（全程超過四十多公里），郡守親自蒞臨勉勵（bián-lē，鼓勵）並且送別，由警察課課長親身帶隊（詳圖 9、10）。郡役所的辦手（承辦人）考慮非常週到，特別於自行車隊後面，準備大卡車，用來載體力卡差的同事。不出所料，出發不久就有同事陸續上車，而所有的查某同事干焦（kan-na，只有）我騎完全程。

後來因為戰況惡化，盟軍飛機時常襲擊桃園，郡役所是全郡的指揮中心，更是戰機轟炸掃射的重點。桃園消防組事務所（詳圖 11）懸懸（kuân，高）的瞭望台，常常受到掃射，附近的機關也常常受到牽連，我也常常躲在桌趺（toh-kha，桌子底下）避難。



圖 9、桃園郡役所自行車行軍演習，右起第 1 位為郡守特來送行，第 2 位為警察課長親自帶隊，涂寶蓮於左起第 2 位。

資料來源：涂寶蓮女士提供。



圖 10、自行車行軍演習於竹圍漁港休息，涂寶蓮於女生左起第 2 位。
資料來源：涂寶蓮女士提供。

戰爭期間電話通報系統分秒必爭，但是少年（siàu-liân，年輕）的交換手，常常因為慌張而失常；頂司考慮我的膽卡大，也卡小心細膩，而且經驗又卡豐富，就拜託我再度接掌空襲警報及敵情電話通報系統。我為了減少無辜百姓受到戰火的影響，於是就臨危受命，烽火中堅守崗位；終於使全郡的空襲通報系統順暢運作，有效及時導引民衆們避難，大大減少無辜百姓受到戰火傷亡的拖累。我曾經聽頂司講：「咱新竹州的傷亡卡輕一些，臺北州恰高雄州的傷亡就非常慘重！」



圖 11、涂寶蓮於桃園消防組事務所前留影，資料來源：涂寶蓮女士提供。

四、全心讀冊 謝絕權貴

我 14 歲就開始食頭路，足濟查某同事攏是桃園家政女學校³畢業。我干焦（kan-na，只有）公學校畢業，阮父母時常教示阮

3 桃園家政女學校：為現今的桃園高級中學前身，創建於昭和 16（1941）年，後更名為桃園農業實踐學校。民國 34 年 11 月，改名為新竹縣立桃園初級中學。39 年改因行政區域調整，易名為桃園縣立桃園初級中學。41 年 8 月升格為完全中學，校名改為桃園縣立桃園中學，43 年 8 月改隸臺灣省政府，定名為省立桃園中學。59 年結束初中部，改名為省立桃園高級中學。89 年 2 月因精省改隸教育部，定名為國立桃園高級中學。107 年 1 月改隸桃園市，定名為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資料來源桃園高級中等學校官網。

兄弟姊妹講：「要虎死留皮，人死留名，作人作事就是要能留乎人探聽！」我就喙齒根咬咧，輸人不輸陣，一心一意要認真，再讀冊求上進。

彼時陣，有簡朗山氏曾經擔任過桃園街長，當時陣擔任軌道株式會社的社長，伊職務宿舍富麗堂皇而且就在郡役所附近。簡氏十分好客，若有（nā-ū，假如有）年輕貌美的姑娘仔經過，伊就殷勤邀請，並且熱情招待炫耀…。

我上下班經過，雖然伊再三邀請，但是我想起父母所講：「簡氏少年時陣睡在豬砧，日本軍 1895 年兵臨桃園城，伊就帶日本兵入城。」加上後來伊曾經因為透早沿街叫賣油炸粿（iū-tsiah-kué，油條）的囡仔（gín-á，小孩），吵到伊睡覺，伊就開窗戶破口大罵「セブン Asa Hachi Asa, Saru Shinu Kodomo, Uru Nani Furittā！」〔（七早八早，猴死囡仔，賣什麼油炸粿！）係為迎合當局力推「國（日）語」政策，雖然日語不好仍勉強上路〕，目睷只有看懸，無看低，媚上欺下…。因此，我就斷然婉拒伊數次的邀請。因為，郡役所管轄桃園街等數個街庄，而且伊還干焦是前任的街長；因此，對阮郡役所的職員無法度。

五、三更半夜 就讀婦產

昭和 17 年（1942 年，民國 31 年）我 18 歲，我佻二小妹寶對作伙參加衛生看護團受訓。因為，作制服要錢；所以，兩人只買一襲（it-su，一套）。拄著拍結訓典禮團體照時陣，我就讓乎妹妹穿制服，自己就只好穿便服。結訓時，兩人攏得到衛生看護

團的結業證書（詳圖 12、13）。



圖 12、昭和 17 年 12 月 23 日，桃園郡愛國女子衛生看護團第三期生修了記念，涂寶蓮於第三排左起第 2 位，二妹涂寶對在同排右起第 4 位。

資料來源：涂寶蓮女士提供。

由於上課醫務教官的簡介，加上阮阿母因為產後照顧不好才往生；因此，我對產婆（sán-pô，助產士）的工作產生興趣。隔年我就不怕艱苦，半工半讀，遠赴臺北雙連研讀產婆課程。每天下午 5 點下班，就趕緊騎自行車到桃園火車頭（hué-tshia-thâu，火車站），我事先跟鐵路警察打好招呼，跳下自行車警員就隨接車。車站剪票的站務員攏熟識，月票沒驗揸手（iat-tshiú，揮手）



圖 13、涂寶蓮右起第 2 位，穿護士服與醫務教官及同儕於桃園神社前留影，資料來源：涂寶蓮女士提供。

就過，趕緊跳上 5 點 5 分的火車；有時稍有延誤，有人情味的站務員還會稍延長按鈴聲，讓車慢個幾秒鐘開，等到看我跳上火車後才開車。

我去由臺大病院醫生開辦之臺北齋藤產婆講習所（詳圖 14）讀冊，下課時附近常有少年家，假仙（ké-sian，假裝）借話（tsioh-uē，搭訕），佢（in，他們）常講：陳小姐、林小姐、黃小姐…，還真正有同窗的姓乎佢猜中，稍有躊躇（tiū-tū，猶豫）騷擾隨來；我因為姓涂人數很少，從來未乎佢猜中，也沒被騷擾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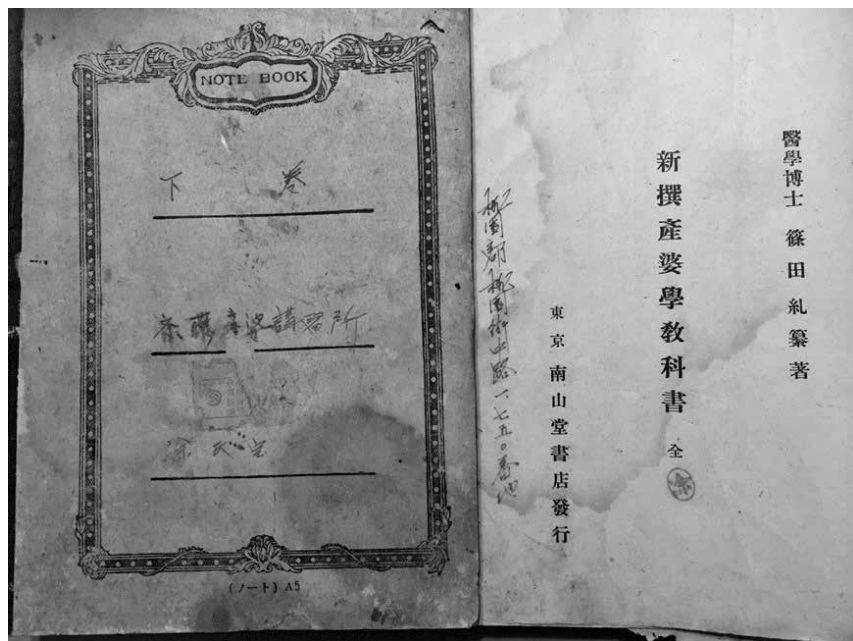


圖 14、涂寶蓮讀齋藤產婆講習所之教科書〔鈐（涂）印並寫地址〕及筆記本（下卷），資料來源：涂寶蓮女士提供。

雖然如此，但是返回桃園也是深夜，若走現在的中華路雖然卡近，但是路燈疏遠，而且兩旁皆為陰森的大樹。若是繞從西廟那邊，雖然卡光，但是路程卡遠，而且廟邊聳立著大墓公，只有提心吊膽跑過去。有一次看到竹林上有長面人搖曳，而且陰風冷支支（*ling-ki-ki*，冷颼颼）；我嚇得臉色青筍筍，跑回家跟阿姑講：「我拄著馬面竹竿鬼！」阿姑安慰我說，只要不作失德代誌（*tāi-tsi*，事情），它不會害你；你要看乎清看乎明。等到日時（*jit-sî*，白天）再斟酌（*tsim-tsiok*，仔細）看，原來是條大菜瓜（*tshài-kue*，絲瓜）攀藤在竹林上，加上整叢的葉子如同軀幹及四肢般，隨風搖曳在半空中，真正是自己嚇自己。

我經過兩年暝日拚（*mê-jit piànn*，披星戴月）的半工半讀，終於卒業，隨就通過臺灣總督府很困難的筆試；和我作伙考試的日本籍考生，已經考很多次，猶原（*iu-guân*，仍然）沒通過。等到後面卡簡單的實地考試時，不幸拄著阮阿爸過往，年紀為 58 歲。阮厝裡真散赤，治喪經費短缺。當時陣我已經和同事陳曾條（1925 年 2 月 10 日~2008 年 7 月 14 日，詳圖 15）論及婚嫁，因為感念伊答應負責所有的喪葬費用；而且當時我的同窗們攏已經囝仔生一大堆，我因為負擔家計多年，年紀也不小了，加上弟弟佻妹妹們也卡大漢啊。依照民俗俗慣例若是不在百日內結婚，就還要再等三年以後。我們兩人參詳（*tsham-siông*，商量）結果，辦理阮阿爸喪事後，就在百日內，於昭和 20 年（1945 年）2 月 8 日結婚，續後（*suà-āu*，後續）的產婆實地考試也只好忍痛放棄！



圖 15、涂寶蓮與夫婿陳曾條攝於日本時代（約於 1940 年代），資料來源：涂寶蓮女士提供。

光復後，阮翁繼續在桃園縣衛生局⁴服務，有一天，聽伊講：

- 4 桃園縣衛生局：即今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前身，民國 35 年 8 月成立新竹縣（轄區含除當時的新竹市外之桃、竹、苗 45 個鄉鎮）衛生院，因桃、竹、苗三縣行政區域重新劃分，於 39 年 10 月改制為桃園縣衛生院，並於 50 年 7 月因組織規程修編，改制為桃園縣衛生局，92 年 1 月 1 日配合地方政府組織再造，改名為「桃園縣政府衛生局」。103 年 12 月 25 日配合桃園縣改制直轄市，改名為「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該局舊有辦公廳舍係沿用日治時期供日人子弟就讀之桃園小學的校舍，戰後則廢校，原址於今統領百貨桃園店及其後附之街廓，後於 69 年搬遷至現址，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以及涂寶蓮女士提供。

「助產士因戰後大家攏生真濟 (tsin tsē, 很多) 嬰仔，造成大欠缺。臺灣省政府順應民意代表建議，開放日本時代通過筆試者可申請助產士執照。」我認為自己的助產專業已經放下一段時間，有點生疏，且母子兩人的人命關天；而且子女衆多，需要自己照顧牽教 (khan-kà, 栽培指教) 才放心。因此，放棄沒去申請。

六、多才多藝 斷捨伯樂

昭和 17 年 (1942 年、民國 31 年) 4 月初 3，桃園皇民奉公雙葉會在虎頭山桃園神社舉行成立典禮。我因為在公家機關食頭



圖 16、昭和 17 年 4 月 3 日，桃園皇民奉公雙葉會發會式，涂寶蓮於第一排右起第 5 位，資料來源：涂寶蓮女士提供。

路，頂司要我參加，捧人家的飯碗只好參加。個還特別攝影，就是那張「桃園皇民奉公双葉會發會式」相片（詳圖 16），應該是個將那張相片送乎頂司，當作推行上面交代政策的績效。

彼時陣阮郡役所等公家機關的員工，公餘閒暇時也常常組團舉辦話劇義務公演。我因為卡熱心，人緣也不錯，而且歌唱、表演及背台詞等等攏無甚麼問題；所以，常常乎眾人推選擔任女主角（詳圖 17），演出還受到不少觀眾的歡迎。



圖 17、双葉會劇團演員合照，涂寶蓮於第一排右起第 2 位，資料來源：涂寶蓮女士提供。

林博秋先生⁵、在昭和 18 年（1943 年、民國 32 年）年初，特

5 林博秋先生（1920~1998 年）：係日本時代至戰後初期臺灣著名之劇作

別數次來桃園雙葉會指導阮演戲。林先生看見阮演出後，對我的眼神及熟練的表演，非常欣賞，一直想要栽培我作電影的女主角。還特別邀請我到伊大豹製片場佻演員訓練班參觀。我佻姊妹伴碧玉搭坐輕便車從三角湧前往，一邊緊靠山壁，另一邊卻是險峻的斷崖真驚人；到達坪仔頂之後則涼風陣陣吹過來，非常的舒適。製片場及訓練班的設備非常齊全，規模佻面積也攏很大，而且還飼養馬、牛、羊等等的動物。我經過再三考量，仍然以讀冊佻照顧家庭爲重，只好放棄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林博秋的老爸林天富是土炭（煤炭）大賣商，伊也經營炭坑。林博秋好運逃過 228 事件，伊拍電影的朋友黃某就乎人抓去槍殺。伊驚卡休息不敢拍片，只好先去繼承老爸事業，作土炭生理。我佻伊某簡道代熟識，伊翁某攏是日本明治大學的同窗。我曾經陪著孫炳焱教授⁶拜訪林家，伊太太不但親切接待，而且熱絡導覽林博秋滿屋典藏的骨董鐘錶。林太太說因爲鐘錶太多，若要轉發條要用整整一天，非常辛苦。因此，一年只轉兩次，就是過年佻林氏生日各一次。因爲，伊翁生肖屬猴，所以，猴子造型者是伊最愛。其中有一個猴型鐘的手佻腳，被使用人（僕人）摒掃（piànn-sàu，打掃）時弄斷，而且偷偷丟掉並沒有老實講。林

家、電影製片家及導演，到日本留學，而日文無「搏」字，老師將伊改爲林「博」秋，戰後恢復原名，從東京讀明治大學畢業後，還拜師學演戲，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以及涂寶蓮女士提供。

- 6 孫炳焱教授：1936 年出生於臺南市，日本東京大學農業經濟博士，曾任國立臺北大學（前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合作經濟學系教授、系主任、文化大學經研所、日本研究所兼任教授、行政院顧問、財政部基層金融改革小組委員、考試院高考典試委員、中國合作學社理事長、合作金庫、陽信銀行常務董事，現爲國立臺北大學名譽教授，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博秋發現後，就將伊辭退；此後，就自己親自保養鐘錶。

七、捨公返鄉 父老口碑

婚後我居住在桃園很寬的公家宿舍，料想不到，新婚第3天，阮翁突然接著當局的特別召集令，要隨到屏東林邊作兵（服兵役）。我顧慮著阮翁恰大官陳再添（1901年12月10日~1978年6月15日，為陳家開臺第四代）的心意，只好辭去桃園郡役所警察課真好的公職，回到阮翁竹圍海口72番地的老家。到竹圍眼見兩層樓高的洗石子錫口磚（即TR磚，日治臺灣最好的磚）造三間相連的樓仔厝（lâu-á-tshù，樓房），矗立在福海宮廟前，富麗堂皇。再詳細看，大官恰大家兩人攏褪赤跤（thng-tshiah-kha，打赤腳），我二話不說，就隨脫落皮鞋…。

阮此後也褪赤腳從（tsông，衝）於田園、溪邊、豬牢（ti-tiâu，豬舍；有二十多頭大豬，以及一頭育種用的豬母），阮大官爲了向王公還願，還親自細膩飼養一頭大豬公，豬公真大隻還獲賞金牌。農忙及開埤的時陣，還需要在灶腳忙著煮五頓。阮大官對各種事業攏真有興趣也真打拼，所作事業包括：舂米所、華發商店、貨運行、冰果室、農作、養牛、豬恰雞，還開一口埤仔，大約有1,500坪，作爲儲水灌溉，埤仔中還造一座小島，同時能養魚、養鴨，施工1年多才完工；還製作豆腐、麵條、米苔目等事業。若拄著銷路不好時，大家攏要幫忙食，真是食甲會飢（tsiah kah ē uì，吃到會怕），大家攏食到驚！

我不但雙腳蹄裂傷流血，10隻手指頭麻攏潰爛；一直等到

半夜上床前，才能清彩 (tshìn-tshái，隨便) 抹 (buah，塗抹) 一些阮翁從桃園帶回來的藥仔。寒冬時只好咬喙齒根 (kā-tshui-khí-kin，咬緊牙根)，忍受椎心刺骨的痛苦。我從公職轉到風頭水尾的海邊的所作所為，竹圍厝邊父老們看到，攏呵啞甲會觸舌 (O-ló kah ē tak-tsih，讚美到嘖嘖有聲)，有些大官就把新娶的媳婦改名叫「寶蓮」，就是希望伊能和我全款 (kâng-khuán，一樣)，吃苦耐勞且辛勤持家。

八、戰火無情 林邊面會

當時局勢越來越緊張，日本實在太貪心佔太闊的所在，造成日本皇軍自南洋各地的佔領區漸漸敗退。臺灣常常有風聲說盟軍要從呂宋 (今之菲律賓) 進攻下港 (ē-káng，南部)，民心非常不安。我排除萬難，得著陪大官至屏東林邊面會 (biān-huē，會面、見面) 阮翁的機會；大官因為日語卡不輾轉 (lián-túg，流利)，每逢軍警盤查，攏由我出面應對。搭坐火車途中還沒有到營區，就拄著盟軍飛機低空掃射恰轟炸，目矚所見的火車廂中彈，民衆傷亡非常慘重。我因為曾經服務於警察機關，受到完整的戰時防護恰醫護等訓練，才能有條有理照顧大官避難，馬上就地掩護於火車廂底下。

歷經艱險終於到達林邊軍營附近，問村民來遮作兵的陳曾條在何處？村民很歡喜的講：「恁 (lín，你們) 找烏面陳仔，綴 (tuè，跟隨) 我來啦！」，隨帶我們去營區找到阮翁。阮翁拿錢拜託營邊的村民準備飯菜，佢請人客先食，阮翁盛飯的時陣，用

飯匙深深向下面挖，盛滿整碗番薯籤乎大官佢阮食；我才知道個爲款待（*khuán-thāi*，招待）人客，特別在飯上鋪白米，下面猶原（*iu-guân*，仍然）是番薯籤。阮翁不但細心觀察，而且甘願自己吃虧，也處處替人想。

我問阮翁村民爲何叫伊「烏面陳仔」，伊講在海邊作兵，不比以前坐辦公廳，整天要曝屏東的日頭佢搨海風，滿面攏烏烏去才得此名。阮翁不食菸，軍中配給乎伊的菸，伊攏俗俗賣乎村民，或是清彩交換生活用品；所以，大家攏真愛佢伊交關（*kau-kuan*，交易）。阮翁講輪著伊幫大家裝便當時，臺灣兵的便當菜就多裝一寡，飯就少裝一寡；日本兵的便當，就是多裝飯，少裝菜啦！

面會的彼時陣，盟軍飛機也來空襲，阮翁帶我們躲在茂密的古老仔樹（黃槿）跤（*kha*，下面）；敵機找不著目標，不死心只好低飛掠過，造成樹葉沙沙巨響，並且一陣陣烏白掃射。我非常緊張，阮翁十分鎮定講：「飛機油料有限，撐不了多久！」果然不久就飛走，這時我才發現阮翁戴的鐵帽（鋼盔）很多漆都因爲摩擦而落漆，伊笑著說盟軍的飛機親像在行灶腳……。我知道這是伊爲著避免大官佢我的擔心，故意輕輕鬆鬆的講，誰不知道子彈佢炸彈是不生目睷啊！

離開林邊營區後，再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平安轉回竹圍老家。無偌久（*bô-guā-kú*，不久）之後，日本天皇就宣布無條件投降，臺灣終於太平。阮翁作兵九個多月後，天公伯佢祖先攏有保佑，平平安安轉來（*tng-lài*，回來）啦！

九、勝家縫紉 裁縫衣服

戰後國民政府將日本人強制遣返轉去日本，彼時陣政府規定，每一個日本人只能攜帶兩箱行李份限量的現金回去日本。日本人田口先生的勝家牌縫紉機欲（beh，要）賣兩千圓，我認為太貴而不甘買，當時陣警察雇員每个月的月給（guch-kip，月薪）才 30 餘圓。阮翁認為衣服是民生必需品，而縫紉機是裁縫製作衣服的利器，那台是全新並且是勝家的正牌，彼時陣時局還未穩定，擁有機械（ki-hai，機器）比保存現金卡好，阮翁某討論參詳以後決定買下來。

國民政府初到臺灣，規定日圓和臺幣 1 比 1 對換，但是無倂久因為國共內戰失利，就以臺灣物資送去中國大陸，造成臺灣萬物起價（khi-kè，漲價），而且銀票一天比一天卡薄。政府就進行臺幣 4 萬圓換新臺幣 1 圓的措施；彼時陣若未買縫紉機而保留現金，就會變成只賸新臺幣 0.05 圓。我用它幫家內的人縫製衣服，阮厝子作預備軍官的時陣，猶原穿我親手用白布縫製的內褲。

十、悲 228 哀白色劫

光復彼當時，國民政府的軍隊初次進入桃園城，我也去看熱鬧。最頭前的軍官騎馬，手比著大姆指，得意洋洋，四處向百姓打招呼。後面的兵仔軍服襤褸不整，再後面的兵仔穿著草鞋；有的用扁擔挑著（或揹著）棉被、毯子、規捲的草蓆、鍋子份鼎

仔等，使民衆大開眼界。當場就聽到一寡仔看過日本兵進入桃園城的老輩，議論紛紛講：「奇怪！這種兵怎麼可能打贏日本兵呢？」

我二小妹寶對伊翁同仔（姚金同），228 彼時陣，在基隆港商社食頭路。國民政府的軍隊從唐山上基隆碼頭，槍聲隨著四起；無佸久同仔就親目睷看到，成群的牛車隊滿載壯丁的屍體。探聽結果才知道，是要載去卡偏僻的海邊填海啦！著生驚的同仔隨連夜趕回桃園九崁店（今桃園區永安路及三民路口附近），爲了保存性命，本來坐辦公桌的人，轉行駛牛車佻賸（pak，租）幾分地種菜兼賣菜爲生；實在真艱苦，也是非常的無奈！

阮翁的妹婿劉仔（劉書欽），是一位斯文的讀冊郎，安份又古意。警備總部當權彼時陣，伊正在國民學校教書；因爲伊厝住大廟（桃園景福宮）前新民街，交通真方便。所以，朋友拜託借放一寡仔印刷品在伊眠床下。誰知警總認爲伊朋友牽涉匪諜案，講他們是假借讀冊會名義，宣傳共產思想，並且圖謀造反…。好佳哉（hó-ka-tsài，幸好）伊攏沒參加讀冊會，印刷品也整捆包裝完整未拆封，伊完全不知道印刷品的內容，伊朋友的口供也證明伊的清白。毋過警總仍然認爲伊是協助犯案的共犯，被送去思想教育關十外冬，白白布乎伊染到變烏布，大好的青春就在鐵籠內被摧殘，實在真悲哀！

十一、陳家祖先 渡海拓墾

阮翁是陳家來臺灣的第五代，伊祖田位在桃園海口一帶，

我聽阮翁講：伊的開臺祖先四大公（？~1887年）大約在清朝道光、咸豐年間（18世紀中葉）的彼時陣，因為故鄉唐山漳州府的赤湖鬧飢荒，就拼生命渡過險惡的臺灣海峽，千辛萬苦到桃園海口。四大公雖然少年佻勇壯，不過並無寸片的土地可以耕種。彼時陣，拄好遇著先來海口開墾的陳德輝先生，年紀雖然卡大，但是已經擁有田地，不過卻是無罔孫後嗣。因為，雙方攏姓陳，就約定好勢，由陳德輝把田地交乎四大公耕種，四大公不但要負責奉養伊，一直到伊往生為止；而且陳德輝先生佻伊祖先的香位，四大公佻子子孫孫也要繼續奉祀…。

陳家罔孫遵守約定，還特別於民國64年，由陳顯清宗長捐



圖 18、陳氏祖厝供檯暨其修建寄付芳名表（即捐款之石碑），資料來源：涂寶蓮女士提供。

海口大約 8 坪的建地，阮大官陳再添等桃仔內 (thiāu-á-lāi, 宗親) 捐款合計新臺幣 4 萬 3,400 元，共同修建完成專門的祭拜廳堂號叫「陳氏祖厝」(詳圖 18)，供奉陳德輝先生恰伊祖先的香位。民國 110 年 3 月，因為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跑道擴建工程的需要，桃園市政府徵收海口庄的土地恰建築物，陳家奉祀陳德輝先生等先賢的「陳氏祖厝」也乎伊徵收；姑不而將 (koo-put-jî-tiong, 不得已)，只好請去蘆竹生命紀念園區 (原桃園縣第十八公墓，位於蘆竹區之外社里) 安置。

阮翁的阿公陳清榮 (1875 年 5 月 12 日 ~ 1960 年 7 月 17 日)，是陳家開臺第三代，阮攏綴 (tuè, 跟隨) 仔仔叫「阿祖」。阮聽阿祖講伊阿母，也就是陳家開臺第二代查某祖賴氏銀 (18 年 9 月 21 日 ~ 1937 年 12 月 8 日)，三頓 (sann tng, 三餐) 食番薯攏連皮食，隔壁的厝邊 (tshù-pinn, 鄰居) 對伊講：「削皮的番薯卡好食！」伊回答講：「阮欲多省一寡錢，緊乎罔孫 (kiánn-sun, 子孫) 建立大瓦厝啦！」果然有志氣就有成功的機會，海口的大瓦厝就是在伊的手頭建起來！

阮曾經聽老輩講，大官少年時從海口搬到竹圍作生理，阿祖就把三代所粒積 (liap-tsik, 儲蓄) 大公的 (家族大家長掌理之家族共有之錢財) 200 圓借乎伊作本錢。阮大官起先作豆腐，暗頭仔先浸豆仔，半暝 (puànn-mê, 半夜) 要時常起來看，浸透時就要緊磨，石膏粉加鹽弄碗裡攪拌後，寬寬放落豆奶汁，攪勻等結凍之後，再適當加壓脫水…非常辛苦。阮大官真骨力，六月冬 (lak-gueh-tang, 農曆六月大熱天) 彼時陣，焠後生阿吉，從竹圍行到桃園買大冰塊，先用舊麻袋、舊棉被恰毯子包好，才用 li ar ka (兩輪人力板車) 將大冰塊推回竹圍加工販賣。常常聽老輩呵

啉講：「恁大官日睇真金佻金骨力，沒多久就還清債款而且賺大錢。」誰知道伊佻囡孫是非常辛苦的賺流汗錢！

十二、惜花連盆 疼囡連孫

阿祖平時住在海口老家，日時來竹圍雜貨店幫忙。俗語講「公嬖疼大孫」，老輩認為大孫是延續家中的香火，在家中有承先啓後的重大責任，攏常多分些資源表示疼惜。阿祖為著家族發展打算，資源也稍偏向大房。阮大官佻阮翁攏是大房，聽二孀婆祖講：阮翁的阿母戴不（1906年6月1日~1934年8月14日）也就是阿祖的大媳婦作月內，阿祖常常問：「還有雞酒食未（buē，沒有）？若無就要加弄一寡！」還特別放一甕米酒在神明桌跔，供大房專用；他親身飼養粉鳥（hún-tsiáu，鴿子），每當粉鳥生蛋或是剖（thái，殺）粉鳥時，伊干焦分送乎大房。其他房攏沒份，難免引起一寡同姒仔（tâng-sāi-á，妯娌）的食醋目赤（bak-tshiah，眼紅）。

阮大漢子阿源在民國38年出世，干焦幾個月大，就因為海邊的醫療資源卡少，造成病故，實在真不甘！阮一直到民國45年尾才又生第二的後生鳳翔，阿祖特別疼惜他。不顧八十多歲的高齡，還抱著伊從竹圍店裡（華發商店）到福海宮去迺迺（tshit-thô，玩），老輩看到就講：「寶蓮啊！妳真大膽！也不看妳阿祖幾歲啦，還敢叫伊羔乾仔孫（kan-á-su，曾孫）！」，阿祖攏笑咪咪回答講：「不是寶蓮叫的，是我自己倖羔啦！」有一次好不容易抱著乾仔孫鳳翔走到廟大門口，阿祖放下囡仔（gín-á，小孩子）

找個位置要坐下來歇暍（hioh-khùn，休息），轉眼之間找不到囡仔，原來鳳翔已經跑回店裡找我。

十三、月內驚魂 翔兒失蹤

民國 49 年 9 月中旬，我生尪女兒惠櫻，正在厝裡作月內彼時。因為阮大官經營貨運行，業務區域遍及桃園、蘆竹、南崁佻竹圍等地的客戶，全家三代皆分工投入。後生鳳翔年紀才 4 歲，也陪 8 歲的三姊麗玉到桃園鎮農會（今桃園區農會）倉庫邊鬥跤手（tàu-kha-tshiú，幫忙）看守貨物；日頭快要落山，鳳翔感覺無聊想要回家，向阿姊再三表示，伊認得轉去厝裡的路，就自己走回去北新街的厝。可惜因為伊搬來桃園只有一年多，加上實在太小漢，就這樣竟然走無去。我想天公伯為什麼要創治我，大漢子只有幾個月就收轉去；千辛萬苦生的第二的又閣失蹤，自己又正在作月內，也不能出去鬥找囡仔，實在真鬱卒（ut-tsut，苦悶）。

阮翁就隨動員阿吉叔仔、阮三小弟涂明科等親情（tshin-tsiànn，親戚）朋友鬥跤手找人，但是還是沒消息。我心狂火熱，本來要不顧月內就要衝出去找，雄雄（hiông-hiông，突然）想起阮阿母就是著月內風往生，當時雖然是暗時，我還是頭綁頭巾並且戴斗笠仔，全身包妥好勢，才趕緊衝出去找囡仔。

夜越來越深，攏無消息，好佳哉最後住北門口外埔仔的歐巴桑，欲暗仔（beh-àm-á，傍晚）在伊菜園，發現坐一個哭到無聲無息的囡仔。伊毋但好心收留，而且還通報派出所。在警察佻外家等親友的協助之下，有驚無險，平安找回鳳翔這個囡仔。事

後大家檢討走揣 (tsáu-tshuē, 尋找) 的得失, 結果發現吉叔的面色不對; 追問之下, 才知道伊竟然跑去文化戲院, 開錢去看連繼 (liân-suà, 連續) 的歌仔戲。真正是靠人不如靠自己, 差豬差狗, 不如家己走!

十四、有孝序大 樂於分享

朝鮮於 1950 年代爆發戰爭, 美國爲了防止共產黨對東亞各國的赤化, 對臺灣援助大量的美援麵粉。政府特別成立麵麥食品推廣執行委員會, 安排師傅教大家各類麵食的作法恰技巧。我毋但骨力, 而且又用心學習, 沒多久就學會製作包子、饅頭、花捲、麵龜仔、麵餅恰麵粉粿仔 (mī-hún-kué-á, 麵疙瘩) 等的手



圖 19、摩訶恰必桃, 資料來源 <https://lindli.pixnet.net/blog/post/343731033>。

藝；另外中元拜拜用的摩訶（moo-ho，或稱毛荷）恰必桃⁷，製作的工作恰步術真複雜，而且難度也真懸，我跟越隆行的師傅學到可以出師。

我將挂好炊（tshue，蒸）好的包子恰饅頭，隨用鍋仔包幾層的布巾仔保溫，並且叫讀國民學校的第三女兒麗玉搭桃園客運，送乎竹圍恰海口等地的親情朋友分享。挂著年節恰補冬等節日，我更是備妥禮品恰燉好的漢方補品，親自送給竹圍恰海口的長輩和親友們分享。

十五、巧牽良緣 佳偶天成

日本時代我恰阮翁，攏在桃園郡役所上班；少年人因為早晚相處，近水樓台先得月，互有好感。戀情輾轉乎課長佐藤喬本先生知道，伊常贊聲（tsàn-siann，敲邊鼓）積極鼓勵；在新舊任課長交接時，等到正式公事交接完成，舊任首長發表感言時，伊特別講：還未促成阮翁某的婚事，是他最大的未了心願，特別拜託新任首長渡邊木下先生一定要大力促成…。新課長毋但答應，而且在我結婚時，將他的烏頭仔車（oo-thâu-á-tshia，黑色公務轎車）借我們用；桃園消防組的隊長真熱心，還搶著當禮車運轉手

7 摩訶與必桃：是中元普渡祭拜好兄弟的特殊供品，口感紮實有濃郁麪香，它的製作很繁複也頗多禁忌，成功的毛荷在橫向約一半處，會掀起一個圓形的小蓋。摩訶型似蓮花，象徵聖潔，具有解脫、度化之意。必桃則象徵早日脫離地獄，順利投胎轉世之意。資料來源：<https://lindli.pixnet.net/blog/post/343731033>。

(ūn-tsuán-tshiú, 司機)。長官佢同事就是這樣的熱誠，使我深深受到感動。所以，日後只要我拄著年輕人姻緣方面需要鬥跤手時；我攏將心比心，盡心盡力幫贊 (pang-tsān, 幫助) 佢。

我第三的小弟科仔 (涂明科)，訂婚之前特別弄著伊女朋友楊慎子，遠從桃園前來竹圍，請我鬥跤手鑑定把關。當時陣科仔年紀輕輕，經濟還沒有穩定的基礎；我瞭解之後，除了傾囊資助外，馬上把自己的金戒子拔落來送乎伊；而且大力促成，終使有情人皆成眷屬，並且夫妻恩愛白首偕老。

我的厝叔仔雄哥 (陳正雄) 相貌堂堂，敬業耿直，勤奮孝順，厝邊眾人攏呵佬。我深深牢記在心，時時刻刻幫伊留意適當的對象。拄好我阿姨的小妹林倩如，容貌端莊，賢淑溫順；而且美髮佢美容等才藝確實是真正好，我就幫他們牽紅線。皇天不負有心人，郎才女貌，天生一對。我也感覺真正歡喜，不過這是個姻緣到，不是我媒人勢 (gâu) 啦！

十六、生兒育女 骨裂無悔

阮翁婿食桃園縣衛生局基層公務員的頭路，淡薄 (tām-poh, 微薄) 的薪水真是食不肥，餓不死，支撐著全家 9 個嘴孔。有一擺食晚，我將盤裡家內的人食賭魚仔的肉屑、湯汁佢葱仔，淋在飯頂正要食。隔壁魚脯行的頭家娘簡阿珠歐巴桑看到就講：「寶蓮啊！你怎麼那樣節省，魚脯仔也沒有多少錢，買來配鹹不是真好呢？」伊那知道阮是生食都無夠 (Tshenn tsiah to bô-kàu)，哪有錢通買曝乾的物件呢？真是樓仔厝懸懸，餓到快欲

死，有誰人知！

我自己冊讀不濟（tsē，多），希望子女們能讀，就儘量支持他們讀乎懸，我儉腸凹肚（khiām-tńg-neh-tōo，省吃儉用）也心甘情願。阮以身作榜樣，子女攏能秉持家教：「存好心、讀好冊、作有用的人，打拼作好代。」因此，阮囡仔有的學技術、有的讀到大學佻研究所，攏能盡個所學，認真打拼奉獻於中央政府、桃園市政府、前臺灣省政府、臺北佻桃園縣政府，以及自己創設的永立企業，有的則服務於各行業等等，攏乎我真放心。

我嫁阮翁時 22 歲，在當時算是老新娘啦！所以，我就趕緊連繼（liân-suà，連續）生 3 子 5 女，加上長期營養不良，終其尾造成阮骨質卡疏鬆。有一擺我踢腳腿活動筋骨，竟然致使正手邊的腸仔骨（髓骨）關節破裂，當時我已經將近九十歲。手術前選擇人工關節，桃園聖保祿病院的醫生介紹美國、日本、臺灣佻中國等的產品、性能佻價格。我笑笑啊講：「再用也沒多久，但是也不能太苦毒自己，就折中用臺灣製的！」我後生鳳翔在我手術後，去申請外籍家庭看護，但是要等 3 足月；子女序細攏各自忙自己的家庭佻事業，爲了毋免去麻煩大家，我決定住去慈家老人養護院，等 3 個月後，外籍看護來，才轉來厝裡。

十七、熱心公益 虔誠信仰

我這世人雖然儉腸凹肚，但是平時猶原定期寄付（kià-hù，樂捐）乎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以及桃園佛教蓮社等公益慈善團體。我向望（ng-bāng，即希望）聚集衆人之心力，共同成就

大愛。我每日除禮拜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大廟陳聖王公（景福宮開漳聖王）、南門媽祖（慈護宮天上聖母）佉土地公（鎮北祠福德正神）外，並且誠心誠意持誦大悲咒。

我還會撥空參加桃園佛教蓮社所舉辦的法會，蓮社的法師講阮這些老前輩是先覺班，攏將阮請到最頭前（hâu-tsing，前面）聽卡清楚。我認真研習佛法，每日累積資糧。因爲這款的因緣，乎我佉三寶師長結下善緣；數年前，我就吩咐我的大女兒惠如，等到我百歲年後，一定要把桃園佛教蓮社師父所贈送乎我的海青隨阮火化，這樣才能繼續菩提之道。

十八、終生學習 積水成淵

電話交換手（總機）是阮踏入社會的第一份頭路（thâu-lōo，工作），就是需要把桃園郡警察課的外線電話，正確快速轉接乎機關內部欲通話的對象，必需要長時間隨時待命、非常無聊，而且要承受嚴格保守業務機密的壓力。爲了保證工作的品質，我非常認真背乎熟公務所需要的各種電話號碼。可能就是這種職業習慣的訓練，我到將近一百歲親情（親戚）佉朋友的電話號碼攏還記著清清楚楚，近來因爲疫情的關係，阮就三不五時和佉打電話開講（khai-káng，聊天）佉互相關懷。

我每天攏看電視的新聞報導，若挂著不知道或是不清楚的代誌（tāi-tsi，事情），我就會問佉孫序細；就親像香港前幾年怎麼亂那麼久？前一年俄羅斯爲什麼欲攻打烏克蘭？英國女王過身（kuè-sin，逝世），甚麼人繼承王位？人就是要活到老，學到老，

規世人 (kui-si-lân, 一輩子) 很多物件攏是要學。也就是咱人所講食一歲，學一歲。咱自己作乎序細看，不知請問別人，只是見笑一時；不知不敢問別人，卻是 (khiok-sī, 倒是) 見笑一世人。

阮對於放棄申請產婆 (助產士) 的牌照並沒有什麼遺憾 (uī-hām, 惋惜)，學問跟技術都是自己的，認真好好學，規世人攏是咱自己的，別人怎麼偷攏偷不走。我辛辛苦苦學得護理與產婆的理念佻技術，自己拄著頭胎生產長女惠如時早產，胎兒出世的時陣，只有酒罈 (酒瓶) 彼般大，光復初期醫療人員佻物資攏嚴重欠缺，我還是靠自己斟酌 (tsim-tsiok, 仔細、小心) 照顧，順利將伊撫育大漢。

十九、白首偕老 金石情深

阮翁婿對我真好，從桃園郡役所熟識了後，始終如一。伊光復以後在桃園縣衛生局食頭路，負責衛生稽查等業務，往來的對象有中、西醫師、牙醫、助產士、藥劑師、製藥廠商等業者，攏是社會上的菁英 (tsing-ing, 菁英) 人物。桃園彼時，有大舞廳、酒家等等的交際應酬場所林立，三不五時就聽著某人綴 (tuè, 跟隨) 著伙計 (hué-ki, 外遇、小三) …，阮翁這方面乎我真放心！

不過阮翁真勢 (gâu) 喊酒拳，酒友們雖然不是伊的對手，大家卻講通套用車輪戰方式，就算講是猛虎也難敵猴群…；有時陣啊就乎人灌到醉茫茫，才送轉來厝裡，拄著工作上的交際應酬，這嘛是沒法度的代誌。

咱人躺在電動健康掠龍（*liah-ling*，按摩）床掠龍非常快活（*khuinn-uah*，舒服），二十幾年前一台就要五萬元，實在真貴啊！阮翁講：「乎妳辛苦那麼濟（多）年，需要好好補償，開這個錢沒算貴！」就堅決（*kian-kuat*，堅決）買下去。不但如此，每擺（*muí-pái*，每次）拄著公益或是寺廟寄付，錢攏是阮翁出的，名卻是攏乎我出；我問阮翁爲什麼要這樣作？伊講：「我就是要把所有的功德俚福氣，攏總是屬於妳啦！」

我俚阮翁在郡役所認識，互有好感進而論婚嫁，雙方個性攏非常瞭解，伊也是真正照顧家庭，結婚雖然六十多年，想起來猶原（*iū-guân*，仍然）是舊情綿綿。民國 94 年，拄著阮翁某結婚 60 週年，桃園縣政府還特別頒發金光閃閃的獎狀俚紀念品，還說阮翁某情感「心心相印」，如同金石般的不朽俚光輝啦！

二十、結語

我雖年紀將近百齡，除了耳朵小可仔（*sió-khuá-á*，稍微）卡重以外，目矚還算清楚，用四腳助行器尙能慢慢行，藉著扶手可以自己上下樓；印尼看護安妮要協助攏乎我委婉拒絕，求人不如求己。每逢日頭拄拄啊好，天氣涼爽，子女序細就帶我到厝邊的朝陽森林公園行行看看，我除了作緩和運動以外，還歡歡喜喜跟姊妹伴唱日本歌曲俚開講話山話水。

前一陣仔，我看見以前日本時代桃園郡役所的查某同事，光復後繼續在公家機關食頭路，作到滿 65 歲的時陣退休後，每個月還可以領退休金，使我難免有一寡遺憾，彼時陣若是（*nā-sī*，

如果)沒有辭掉頭路，現在我全款也會使(ē-sái，可以)每個月領月退金……。

我一向主張將有限的醫療資源，留乎咱社會上最需要的人使用，十多年前阮就已經簽好放棄侵入性治療的申明書，還特別用掛號批(掛號信)寄乎中央健康保險局。總講一句話，插管、拔管，欲聽什麼人講？其實就是愛(ài，必須)咱自己作決定，千萬毋通(m-thang，不要)把這麼重大的責任，推託(thui-thok，推諉)乎咱自己所深愛的团孫序細，來作痛苦的決定。這也是我日夜向佛祖所祈求的，也就是求好生，求好死啦！

